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编辑 / 秦晶 美编 / 姚倩倩 TEL: 0392-2189936 E-mail: cbzhoukan@126.com

特别策划

2011年8月5日 星期五

不一样的证书，一样的甜蜜



上世纪 70 年代

人物: 杜洪程 陈法云

婚假结束前 5 天领了证

□晨报记者 李可

“我们哪有什么爱情故事啊，你让我给记者讲些什么呢？”

“你就跟记者说，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最终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八口之家，一朵美丽的鲜花也最终插在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上……”

8月4日上午，当记者来到新区鹤翔西区陈法云的家中，看到前一天晚上老两口互发的短信时，忍不住笑了起来。64岁的陈法云告诉记者，当年能和老伴杜洪程结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看上了他的风趣幽默。

当天，杜洪程去外地担任一个全国性的地掷球比赛的裁判，记者没能见到他。

提起结婚，陈法云从书柜中拿出了一张精心保存的写有“勤俭建国、勤俭持家”8个大字的薄薄的证书，这就是她和杜洪程于1972年6月10日领取的结婚证，是他们近40年婚姻的历史见证。

杜洪程和陈法云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当时，杜洪程在部队当兵，陈法云则在一所学校教学，两人只能靠书信来往。“老杜没有见过我，我还寄了一张和朋友的合影过去，让他猜哪个是我。当时写信不比现在的情书，我们写信都是引用一些毛主席语录，互相探讨一些人生的道理。”陈法云笑着告诉记者，就这样，大约一个月两封信，持续了一年多。

1972年5月底，杜洪程忽然从部队回到家，并且是以“休婚假”的名义请了20天

的假。“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而且我的家人也都不知道这件事。”陈法云说，她硬着头皮告诉了母亲，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母亲说他是个当兵的，恐怕以后聚少离多，也怕他会欺负我。”

后来，杜洪程当着陈法云母亲的面表态：“放心吧，以后我会好好照顾她。”看到陈法云和杜洪程两人结婚的态度很坚决，陈法云的母亲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

于是，在杜洪程婚假结束前的第5天下午，两人先是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半身合影，然后一起来到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书。领完证的第二天，两人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后第三天，婚假就结束了。我们俩还没熟呢，老杜就回了部队。”陈法云回忆起略显仓促的婚礼，不免有些遗憾。

一个月后，学校放假了，陈法云赶到部队看望杜洪程。在那里，两人度过了一个真正的“蜜月”。“我们在一起做饭、生活，这才真正熟悉起来。他每天都会说一些笑话逗我开心，两个人这才开始建立了真正的感情。”陈法云笑着说，从那以后，他们再通信的时候，就开始说一些心里话了。

转眼间，杜洪程和陈法云已经携手走过了近40年的婚姻岁月。如何在结婚40年后仍然使婚姻生活保持恋爱时的那份纯真？对此，陈法云说了4个字——“尊重、谅解”，在她的心里，这就是拥有一段美满婚姻的秘诀。

上世纪 90 年代

人物: 邓斌 闫岩

结婚证上贴着儿子的照片

□晨报记者 邓少华

8月4日，谈起当年跟妻子闫岩一起去领结婚证的事，今年39岁的邓斌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邓斌说：“记得领结婚证那天是1994年8月5日，当时是我姐姐的同学在值班，去领证时，闫岩因为穿了一双凉鞋鞋都没好意思进去。”

据邓斌介绍，他和闫岩到领证的地方后，闫岩看到其他女孩子打扮得很漂亮，唯独她穿着凉鞋，便有些不好意思进去。无奈之下，邓斌只好一个人进去领证。好在为他们办手续的是邓斌姐姐的同学，几句寒暄后，结婚证很快就领到手了。就这样，邓斌和闫岩领了结婚证。

婚后第二年，邓斌和闫岩的儿子出生了，因为不善于安排，邓斌和闫岩的生活陷

入混乱。邓斌说：“现在想想，当时的日子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因为要给儿子喂奶粉，每天晚上不知道要醒多少回。”

不久，小两口因为一件小事大吵了一架，邓斌一气之下跟着领导出差去了，一走就是7天。闫岩一怒之下从抽屉里拿出崭新的结婚证，将照片剪成两半儿。

一周以后，邓斌回来了，给闫岩和儿子带回来一堆礼物。进门后，邓斌直奔卧室，抱起正在睡觉的儿子一阵猛亲。本来还想“发飙”的闫岩心软了，小两口又和好如初。

邓斌知道到结婚证上的照片被剪坏后也没有埋怨闫岩，找到一张儿子的照片贴了上去。至今，邓斌和闫岩结婚证上的照片还是他们宝贝儿子的。

上世纪 90 年代

人物: 张志强 焦树梅

去领结婚证时忘带身份证

□晨报记者 李可

8月3日中午，当记者如约来到位于新区步行街西区的一个果汁摊位时，张志强正在忙着削水果，而他的妻子焦树梅则将刚刚削好的水果放进榨汁机里，两个人配合得非常默契。

谈起年轻时的恋爱故事，焦树梅露出了几分羞涩。“那时不比现在的自由恋爱，我们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焦树梅理理发，打开了话匣子。

那时，张志强和焦树梅分别是淇滨区大赭店镇翟村人和斜里村人，两家相隔不过三四里地。经邻居介绍，两人相识了。忠厚老实，人看起来很踏实，这就是张志强留给焦树梅的第一印象。就这样，两个年轻人谈起了恋爱。因为还要打工，两人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见上一面。每次，张志强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跑回家，两人才能有短暂的相聚。

一年多过去了，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1996年1月10日，两人到民政部门领取了结婚证。“去领证的那天还怪紧张的，我们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可到了民政局才发现身份证忘带了。”张志强笑着回忆。

婚后，两人有了孩子，生活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在建筑队上干过苦工，办过养鸡场，开过门市，摆过地摊，可以说什么苦都吃了。”张志强回忆，日子虽然苦些，但两人却很少吵架。

2007年7月发生的一件事，让夫妻二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患难见真情。焦树梅的扁桃体经常发炎，就准备到医院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本来是个小手术，却不料手术过程中由于医生操作失误，不小心切断了焦树梅的颈部动脉。看到鲜血从妻子口中大口大口地喷出，张志强彻底吓坏了。幸运的是，血终于止住了，焦树梅最终脱离了危险。“那时候才感觉到，真的是离不开对方。”焦树梅摸着颈部仍清晰可见的疤痕说。

如今，夫妻俩在新区步行街西区开了一个卖现榨果汁和冰淇淋的小摊，因为两人热情随和，生意一直不错。“虽然辛苦些，但一想到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女，就充满了干劲儿。”张志强笑着说。

提起自己的愿望，焦树梅笑了笑说：“平平淡淡、健健康康就好。希望两个孩子能有个好的未来，不用像我们这样吃苦。”旁边的张志强赞同地点了点头，然后轻轻地帮焦树梅捏掉了一根掉落在脖子上的头发。

“我们说不清楚爱情是什么，只知道真的离不开对方。”采访最后，焦树梅认真地对记者说。



不断演变的结婚证书。

链接

结婚证书的历史变迁

结婚证是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签发的证明婚姻关系有效成立的法律文书。

1949年以前，中国民间的婚嫁习俗一般沿袭旧制，联姻的关键不是男女当事人同意，而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那时的婚书上，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结婚人以及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的名字都要写出来，有的还要写清楚订婚或举行婚礼时的饭庄，各种名称排了长长一串。如今，婚姻已由当事人自己做主，婚书也变成体积小巧的结婚证。

1950年的结婚证是一张只有两个巴掌大的薄纸片，上面除结婚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签名以及证婚人的签名外，没有任何绚丽的图案。结婚证的封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俩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之精神，自愿结为夫妻，平等相待，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中国建设共同奋斗。

从1952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结婚证上都印有充满浓郁民族风格的图案。而在1952年至1959年的结婚证上，还有和平鸽的图案，稻穗、棉花也是当时结婚证上的主角，这反映当时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婚证上都印有一句简洁的口号。如在一张1954年的结婚证上，醒目地印着“自主自愿”4个粉红色的大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结婚证上出现了鸳鸯戏水、并蒂莲、梅花等传统吉祥物，象征着人们期待社会稳定、风调雨顺。到了“文革”时期，一切东西都被披上了政治色彩，结婚证当然也不例外。那时，每张结婚证上都必有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法制的逐步完善，结婚证不再是夫妻两人压在箱底的婚姻纪念品，而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书。人们使用结婚证的次数日趋增多，于是结婚证也随之“返璞归真”，逐步取消了复杂的图案，并由奖状式变为护照式，方便结婚人携带。

2004年启用的结婚证在颜色和规格上进行了改变，并增加了证书的高科技含量，结婚证书上的花也统一为牡丹花。

卷尾语

有一天，当世界都变了，要记得爱本来的颜色。每个时代都有人坚守着爱的真谛，这让真爱生生不息。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